

671.3105
129
0718

第八冊

卷十九

藝文志五傳

卷二十

藝文志六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雜著

附金石

尉氏縣志卷十九

藝文志五

傳

文縈先生

傳

陳文濟

文縈先生及人馬鹿村之二世祖也公諱行恕父麻城君以元末避兵攜夫人王氏郭氏自楚遷尉生一子一女子卽公也賦性沉靜幼稚時每好獨居長肄儒人鮮識其面永樂十八年以麟經貢太學正強仕之時也國初用人明經徵薦優於甲榜維時同里居者張公志官副都御史符公廷瑞任寧波府太守故有援二公勸駕者公掩耳謂我無吏才兩膝不能爲人屈也以此優游林下遂其志焉且

年未艾元配李蚤卒室無妾媵親知以績絃諷之笑而應曰人生急須室家者爲上養父母不能自親并白下廣嗣允爲先祀延血食也某先君先妣已歸窀穸無蔬水之慮矣諸子成立漸次授室吾復何事爲後人遺累焉終身不再娶壽登九十餘猶童顏也而公之懿行尙不盡此麻城君初卜居鹿村奉洪武新令開田百有餘頃迄今地名猶呼馬家岡馬家波焉公妹嫁王氏財產均分人雖往矣而南北兩塋與住宅基趾猶隱隱相連可按也噫骨肉雖親臨財乃見凡今之人誰肯錙銖相假借者况多乎哉大都公之高尙隱居似南梁文貞處士至親亡不娶鰥居考終則又袁紫芝歿後僅見之人品矣潛德幽貞堪爲世範寶

玉埋光君子惻然也

文濟

不揣固陋據所習聞者僅表彰

其大端焉因僭爲之讚

讚曰寤言尙志詩詠考槃篤婣割產古誼或然公之不可
及者末第燕隱人欲滋焉繼匹蠱惑天性乘焉子卿高節
胡婦無嫌吉甫明哲伯奇含冤貞潔如公雙倫俱全誰謂
庸行今古稱難修齡宜享粹德允傳

由東子傳

尉氏故名三賢里三賢者尉繚蔡中郎邕阮步兵籍也尉
蔡之後鮮聞人惟諸阮宗系獨綿自魏晉來代不乏人皆
表表史策者越明二百餘年有由東子諱漢聞字太冲號
誕伯又諸阮之翹楚也文章山水其嗜好杯觴其寄託朱
紫其徽纒當世賢豪長者騷人韻士緇黃勝流其交契燕
齊秦楚之墟雲黃草白之鄉其遊踪也厥先家世組紱相
綦于山陽洎槐陸君寓燕邸先生甫弱冠就試京兆輒冠
遂業上庠聲籍甚薦紳先生問奇之酒無虛日後奉命護
潞藩就封因訪三賢里舊道南而家焉時病瘳謝去制舉
家言養疴大醜之阿僂偃屐亭題其柱卽時一杯酒平生

幾兩屐其意致也亭望白松如咫尺時騎驢嘯其下又號白松老人云先生淹貫千古搜剔萬象讀書原本六經亦不擯棄百氏嶽崎歷落不喜曖曖姝姝學一先生言談理藹變密微李甲自性臧否人物指陳機務意切匡時更邃兵謀一時學士朝紳依洧源若西河望隴山爲圮橋冠蓋迎謁繹如也其言性善有曰性從心從生告子生之謂性蓋誤以知覺運動爲生而不知知覺運動皆從心生故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已發是情未發卽性雖亦必以知覺運動將之而人之本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善而何孟子立論不偏於生卽賈誼醇厚而膠之說亦原本孟子膠所以爲固是天賦貞固而不可解于人也或問河

洛苞符人文驥視九土曰李何而後趙疇奪矣濟南太倉亦安得無溫陵公安也太倉欲駕新都而沃若中疲子威欲駕濟南而侏離轉甚時畿輔孔棘河南開府范公提兵入援就而咨謀所陳兵法數款皆任智計不任格鬪公嘗出入懷袖後援兵大捷當事僉多先生謀野之功梁大司馬敦趨出山舉先生著述徧致政府而司屬撰奏不及兵事梁公志云吾薦之作文乎修書乎撰奏耶大懋後宣大制臺魏公檄聘至以病腴辭蘇考功強之使出曰必其出也真可圖鼎鍾而後棄猿鶴耳如第以軍諮行邊殆難措手必屯鹽復舊將士更新無十羊九牧之誚無寡謀浪戰之虞然後可卽此數語漢聞能得之於當事而當事能得

之於巖廊乎不然以制府幕客招搖長安市上名實俱墜
非幽貞也強之使行擲盾而已會有詔許內外臣工各舉
所知授以守令之職兵尙書梁公廷棟工尙書斯公於中
副都御史王公順行同疏保舉所云性資介直學解淹該
巡方特薦目爲持世之人開府頻招諮以救時之畧韜鈴
素熟忠義憤盈真才真品有守有爲數語其實錄也及崇
禎丙子徵書下公府交辟辭不赴惟著述自娛所著更臺
集數十卷卷各異名其編註有陰符經現尉繚子緯叟詰
戎踐墨女雲臺惟方簣未卒業其代撰不一熹宗實錄其
著者也今所梓傳其燹餘耳他方秘笈所弄豐城寶劍知
何日合併邪先是流寇闕河朔癸酉秋先生自新密返尉

壤有蓴鱸之思竟臬伯通于丹陽將寄廡後不果及聞寇陷尉城不食而卒時年七十有九

秦氏廬墓傳

鄭正觀

邑教諭池州建德人

婦姓秦氏城北張浩之妻也夫與其舅張學俱早逝秦事其姑趙氏柔婉篤孝甘脆莫不適其性趙卒哭之哀至濱死而蘇卜兆於庄後隨廬其側焉聞者爲之感慨時憲宗之初年也家世寒微未有爲之表揚其行者故郡邑誌皆畧而不書幾泯沒無聞矣余家食時嘗讀少司徒二泉邵先生集見有尉氏孝婦吟其詞曰嗟汝婦孝汝姑三年廬墓聲嗚嗚淚灑墓上栢栢樹爲之枯彼反唇此廬墓此可訝兮彼可怒寸土如寸金寸寸皆婦心取汝心不取汝孝天地之間有名教且親注題下謂婦廬於其姑之墓三年矣予道出墓左見焉諭之使還余始誦而歎曰父子姑媳

之恩天性也世之人子不廬其親之墓者多矣况婦之於姑乎婦之於姑生不能孝養者多矣况死而廬其墓乎秦以笄禕雲環之流而爲苦節礪行之事真天性之獨存也所爲係綱常倫理之重天下古今之所難也泉翁贊美之固其所哉惜道里不相及今昔不相接雖欲表揚之而無從也隆慶丁卯余承乏尉氏與有風化之責意欲循名責實以風世俗及問諸人則不知其姓名後訪於學宮而庠彥孫生智蔡生乾王生請大輩皆素砥礪名節者始詳其顛末而爲余道之益知秦之篤於孝而泉翁之慎於許可者也夫自憲廟及今已歷五朝自泉翁宦許昌時至正觀之教尉氏又幾百年民而復傳隱而復見真太空雖雲日

終不晦崑山雖火玉終不焚也歟然天下後世之爲人子
爲人婦者惟患已之不孝耳苟有實行如秦氏婦當時雖
無知後世鮮有不知之者人雖有不知鬼神必有知而愛
護之者其容以終氓乎然則秦氏婦亦名教中之一人也
豈可以女流視之哉故爲之立傳以俟觀風者採焉

哽咽哀鳴不已其夫之兄汝衡嫂王氏惡之每聞其泣輒掩耳走曰此惡聲也然心脫其產日夜嗾人諷之改適貞義聞之大憤憐閉門求自經汝衡欲聽之王氏陰謂衡曰死之恐小有言不如生市可倍獲利也汝衡首肯乃佯令人多方導諭力護不死而密謀強嫁於鄰人胡遐謀已定貞義不之知也及期貞義方持剪刀裁袞經遙見兄嫂與遐無故突入覺其意不善倉惶計無所出卽引手中剪刀逆刺其頸血流殷地僵絕遐等大沮驚潰不敢逼越翌日始甦余叔祖論其狀訟之邑令韓公韓公判曰不更貞也自刃義也隨呼爲貞義云仍重扑汝衡輩瓜分其地八十畝以贖貞義無何汝衡復醫貞義分地侵侮百端貞義搯

兄嫂銜恨無已不避去終難與處慨然曰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迺盡予所分地而選依余叔祖居余叔祖亦貧會
老死依異母兄弟忠忠小弱無足恃唯藉績紆以自食所
居一室不蔽風雨晨昏煢煢子立形影相吊今上戊子歲大
疫貞義寢疾七日呻吟不絕口渴索水不得瀕死一鄰婦
董媪憐而持漿一椀飲之藉以起其哀苦類如此己丑邑
令劉公仕泰區其門曰苦節可風然貞義雖亦貧性故巧
意尤長於刺繡纂組且也昕夕勤渠力作所得直不以侈
之服飾瑱珉用是歲久寸積賞稍饒族中一惡少妄意其
室中之藏眈眈欲奪之貞義舉手曲跪闔門而泣告曰此
一寡婦十指上所易來者矧擔石之儲安能供子惡少怒

伺貞義不戒竟火其匾貞義曰未亡人之身且不敢以自有何有於一匾尉俗乏嗣而死者其葬不得入祖塋先是汝現坐此止肆於塋傍淺土貞義念之丁酉展夫墓開壙增之槲易土以石勒碑於上呼而告曰君豈憂持杯水灑壙前土者無人耶又以夫之故并追修祖塋如其夫事竣始蹶然有喜色曰三十年血指所易來者今得用所矣遠邇聞者更義之辛丑行部使者發粟帛賑邑中節婦貞義居最貞義曰從一而終婦人之常此烏足爲異而勤上官之施以重之媿會邑東石家潭建萬福橋遂盡捐助工無所怙窶子張守襲窮而歸貞義貞義歲給其伏臘之費不以爲意守襲者故謀奪貞義之產強其嫁張汝衡之子也